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40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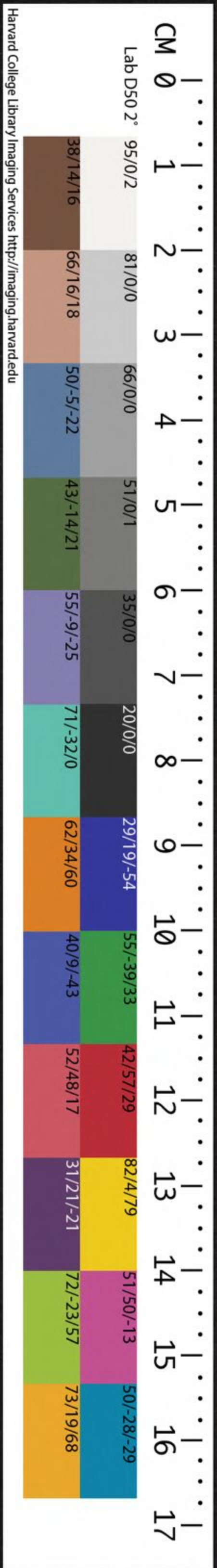
禮運  
禮器

第四百三十三号

110/1047

禮記

九十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九

禮運第九

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間有格言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長樂陳氏曰道則運而成體與用之道也○長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

與去聲

蜡音乍

觀去聲

越語類此  
又兵圖書印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喟去媿反

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  
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  
之英立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為魯國蜡祭之  
賓畢事而遊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  
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喟然嘆聲也  
所以嘆魯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睹舊章而思古  
也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問所以嘆之故夫子言  
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

所以得時行道之盛我今雖未得及見此世之盛  
而有志於三代英賢之所為也此亦夢見周公之  
意○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  
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有老氏意而註又引以實之  
且謂禮為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  
者為之辭也蔣氏曰古者歲時蜡禮之講終以序  
祈祝禱禳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今  
也聖人傷世偽之寢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實  
畢事之後出為觀上之遊喟然為之太息記者紀  
其所嘆在魯魯之知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  
見不有偃也為之發問則何以窮夫子感嘆之機  
夫既以帝者之事為大同而指三代為小康矣而  
均曰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  
欲還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上  
歷歷言之○嚴陵方氏曰時繫乎聖人之在上者



也孔子以窮而在下不得其時故其言如此然時無常也或可待焉故止言未而已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

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矜音鯨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

分扶問反

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

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為去聲

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

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之賢聖公共之如堯授舜舜授禹但有賢能可選即授之矣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為者和睦是以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于良與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為用者若弃捐於地而



不以時收貯則廢壞而無用所以惡其棄於地也  
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者足矣不必其擅利  
而私藏於已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能成者  
但人情多詐共事則欲逸已而勞人不肯盡力此  
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  
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獨營已事也風俗  
如此是以姦邪之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  
絕滅而不起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  
大同之世乎一說外戶者戶設於外而閉之向內  
也蔣氏曰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居上者恬於勢位  
故位以化自賢能而任非有所私而意易通而機巧不生  
以德化自賢能而任非有所私而意易通而機巧不生

為交非制之使然也推而至於耆老幼壯鰥寡孤  
獨之人交相養於天地之間而於地而力惡  
而有不分於身而然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力惡  
其若不出於身而然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力惡  
凡同此者非聖人用是力而致之也故嚴陵方氏曰  
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事以當之也故嚴陵方氏曰  
為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謂之盜伺間而發謂  
不竊於身為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間而發謂  
亂毀則絕謂之賊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為去聲

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  
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知去聲

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

選去聲耳

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

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

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

執音勢 去上聲

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

# 康

天下為家以天下為私家之物而傳子孫也大人  
天子諸侯也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相傳為及紀綱  
紀也賢勇知以勇知為賢也涿鹿之戰有苗之征  
兵非由後王起也謂兵由此起舉湯武之事言之  
耳著明也考成也刑仁謂法則仁愛之道講讓講  
說遜讓之道示民有常言六君子謹禮而行著義  
以下五事示民為常法也在執居王者之勢位也  
言為天下之君而不以禮行此五事則天下之人  
以為殃民之主而共廢黜之也此謂小小安康之











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  
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  
之等吾以是觀之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孔子言我欲觀考夏  
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意其先代舊典故家遺  
俗猶有存者乃皆無可徵驗者僅於杞得夏時之  
書於宋得坤乾之易耳夏時或謂即今夏小正坤  
乾得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所謂坤乾之義理夏  
時之等列吾但以此二書觀之而已二代治天下

之道豈可悉得而聞乎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  
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且有魯論所  
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為之誠如其說則夏小正之  
書與坤乾何足以證禮註訓徵為成尤非近儒有  
反引此以解魯論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說大槩此  
段倣魯論為之者嚴陵方氏曰坤乾不謂之書而  
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也天地之理為妙  
故以義言內四時之迹為顯故以等言外○臨川  
吳氏曰杞宋為二王之後其國得用夏殷之禮以  
祀其先夫子欲觀夏殷之禮意謂杞宋二國必猶  
有其先世之禮存焉故往二國求之及至其國乃  
知二國無復能存其禮故皆不足證但其義略可推  
夏時之書於宋得坤乾一書故坤乾之書其義略  
驗吾姑以是二書觀之而已吾以是觀之既無可證  
意之辭按論語所記與此章大同小異彼謂文獻



不足徵者文是記禮之書獻是習禮之人此言之  
把之宋而不足徵蓋亦謂無其人而文則猶有夏  
時坤乾二書然亦非足徵者也此其所以不痛夫  
子之意乎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

杯音持

桴音浮

燔音煩

捭音百

汗烏花反

杯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  
神

燔黍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使熟也捭豚擘  
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也汗尊掘地為汗  
坎以盛水也杯飲以手掬而飲之也蕢桴搏土塊

為擊鼓之椎也土鼓築土為鼓也上古人心無為  
雖簡陋如此亦自可以致敬於鬼神延平周氏曰  
始知大有禮而少寓之乃所以強世故聖人因其有飲  
食之欲而不知漸入於節與夫蕢桴土鼓凡此不惟  
充燔黍捭豚之所交際而猶若夫蕢桴土鼓於鬼神蓋  
可施於人矣○得氏曰上古可以致敬於鬼神蓋  
亦趨時而已矣○得氏曰上古可以致敬於鬼神蓋  
以為食壘酌未設而汗應則以簡素質實而為  
土形以為歡波其所以交際而汗應則以簡素質實而  
有餘也○嚴陵方氏曰此言禮之初方是時地產  
之穀有黍然未嘗有釜餽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  
然未嘗有刀七也故捭之尊未嘗能鑿木也故汗尊飲  
未嘗有爵也故杯飲皆始諸飲及食之鬼神之尊飲  
猶若言之可疑之詞也號平聲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



聲 直茲于反 號平聲 知去

腥而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

聲

首去聲

御去聲

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所以升屋者以魂氣之在上也臯者引聲之言其死者之名也欲招此魂令其復合體魂如是而不生乃行死事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為含也直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包裹孰肉為遣送之奠也天望地藏謂始死望天而招魂體魄則葬藏于地也所以然者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也死者之頭向北生者之居向南及

魄

及恐

以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為之皆是從古初所有

之禮也嚴陵方氏曰飯必以腥慮致生之不知故

於喪有奠始於飯腥而營皆重濁馬則陰之類也

已體有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馬則陰之類也

降而在下知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馬則陽也

言與氣而升言魄氣者亦互不相備也死而後其言

能損其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

皆從其初也臨川吳氏曰魄謂形體精魄降謂

號其告望而求諸天神識魂氣在上謂形體精魄降謂

而然此時猶以生道處之陽明者蓋為知氣之在上

其有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

禮記卷之九



檀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

茹音汝

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木其羽皮

衣去聲

營窟者營累其土以為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為窟也檀巢者檀聚薪柴以為巢居也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并食之也嚴陵方氏曰孟子所謂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是矣前既言燔黍矣此乃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臨川吳氏曰營窟土處以避暑也飢則食鳥獸之肉寒則取鳥之羽獸之皮以衣而蔽其體也此以上所言皆是上古時事乃言上右以後可從之禮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

炮音庖

亨音烹炙音隻

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

醴音洛

醴醑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

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范字當從竹韻註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皆鑄器之式也范金為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為陶器也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亨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



凍音練酒也熟絲也滴音  
簡洗米

酪酷也治凍染之類也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  
世承用而為之皆是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  
亦初也嚴陵方氏曰上世未有火化非無火之性  
然後足以代巢窟為醴酪之類然後足以代血毛  
為布帛之類然後足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  
送死於其始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始不特可以  
曰自危於其相安土以皆事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  
而使之相安土以皆事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  
陳氏曰夫開端之始亦可以言初之始則特謂之朔  
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之始則特謂之朔  
是以言禮之始亦可以言初之始則特謂之朔  
則繼之以禮之始亦可以言初之始則特謂之朔  
從其朔也皆初則繼之以言初之始則特謂之朔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古案醖在堂澄酒在

醖側眼反

案才細反醖音休

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

嚴古雅反

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

祐音戶

所是謂承天之祜

太古無酒周水行禮後王重古故尊之名為玄酒  
祭則設於室內而近北也醴猶體也酒之一宿者  
周禮謂之醴齊醖即周禮盞齊盞猶翁也成而翁  
翁然葱白色也此二者以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



在室內而稍南近戶故云醴醎在戶也。案醎即周禮醎齊酒成而紅赤色也。又卑之列於堂，澄酒即以等降設之，祝為主人告神之辭，嘏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說見曾子問。上神在天之神也，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是正君正之義，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篤父子也。睦兄弟者，主人獻長兄弟及眾兄弟之禮，齊上下者，獻與餽各有次序，無遺缺也。夫婦有所者，君在阼，夫人在房，及致爵之類也。行禮如此，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祐乎？

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

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所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任下也。蓋玄酒醴醎，則水也。在戶，案所以室，則室者，幽明漸至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幽明漸至也。於致味，故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中而尊，卑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是也，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明之也，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之則，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其養，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固足，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而天，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以禮，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牲，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正君，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可以承天，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可承天，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祖之，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者代之，而用之，則室者，幽明漸至也。

禮記卷之六



慈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修。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

越音活 躠平聲

宮希莫力反 衣去聲 澣戶管反

其殺。與其越席。䟽布以褹。衣其澣帛。醴醎

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

亨音烹

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

鉶音刑

實。其蠶。篋。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

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周禮祝號有六。一神號。二鬼號。三祗號。四牲號。五

齋號。六幣號。作其祝號者。造為鬼神及牲。玉。美。號

之辭。神號如昊天上帝。鬼號如皇祖伯某。祗號若

后土地。祗牲號若一元大武。齋號若稷曰明粢。幣

號若幣曰量幣。祝史稱之以告鬼神也。每祭必設

玄酒。其實不用之。以酌薦其血毛。謂殺牲之時取

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也。腥其俎。謂牲既殺。以俎

盛肉。進於尸前也。祭玄酒。薦血毛。腥俎。此三者是

法上古之禮。孰其殺。以下是中古之禮。殺骨體也。

以湯爛為熟。越席。蒲席也。䟽布。麓布也。褹。覆尊也。

周禮越席。䟽布。祭天用之。此以為宗廟之用。記者



雜陳之也。滌帛謂祭服以凍染之帛制之也。醴醎以獻者朝踐薦血腥時用醴饋食薦熟時用醎也。薦其燔炙者燔肉炙肝也。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也。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故云君與夫人交獻也。此以上至孰其殺是法中古之禮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而求以契合於冥漠之中也。然後退而合亨謂先薦爛未是熟物今乃退取向爛肉更合而烹煮之使熟而可食也。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烹煮之故云合亨也。體其犬豕牛羊者隨其牲之大小烹熟乃

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用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也。此是祭末饗燕之衆俎非尸前之正俎也。簠內圓而外方盛稻梁之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之器。籩豆形制同。竹曰籩木曰豆。鉶如鼎而小菜和羹之器也。祝嘏說見前。孝事祖宗之道也。慈愛子孫之道也。合亨以下當世之禮也。祥猶善也。方氏曰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謂蒲越藁韎之尚是矣疏布禮器所謂犧尊疏布謂是矣。滌帛則祭絞所謂以共純服是矣。凡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又曰合亨則合衆物而亨之。犬豕牛羊骨有貴賤各異體馬故曰體以稻梁而實蓋以黍稷而實籩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故曰實祖禰所以望子孫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



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  
氏曰禮之始貴乎嚴終極其備故曰毛腥俎餼孰越席疏布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其本是精神以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合亨體薦籩豆謂其舉是備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蓋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偽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祥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說行學苟能究觀聖器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延平周氏曰奉上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同道幽厲傷之吾

舍上聲

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

契先列反

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幽厲之前周道已微其大壞則在幽厲也魯周公之國夫子嘗言其可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則非禮矣禹為三代之盛王故杞得以郊契為殷之始祖故宋得以郊惟此二國可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周公雖聖人臣也成王之賜固非伯禽之受尤非周公制禮作樂為萬世不易之典而子孫若此是周公之教因子孫之僭禮而



衰矣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凜不可踰曾謂人臣而可僭天子之禮哉○石梁王氏曰此一章真孔子之言註不能明其旨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杞宋之郊是王者之後天子之事守禮之所許者魯而有郊是皆周公所制之禮與杞宋不同也張子曰周公天子禮樂或以為有人臣不則人臣所遇當如此至用天子之禮樂則非也故魯之郊禘非禮也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自其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啓下僭上之階矣○馬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之重者也郊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為非禮故曰周天子之禮矣所謂衰者非周公之衰也言後世僭用天子之禮此周公之道所為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禮之郊禘非天子之事守禮故曰非禮○

###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周禮曰言祀宋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後修其天子所行之事可守豈可僭也哉因言若魯則非有天子之事可守於圓丘祭天方澤祭地諸侯則制正禮唯天子得於圓丘祭天方澤祭地之祭天祭地也

祭禮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常古常事古法也 不敢變易謂貴賤行禮一依古制也假亦當作嘏 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 其福大矣臨川吳氏曰假與嘏字通用嘏尊祝卑以尊統卑故但言假

###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

禮記卷之九



國

祝嘏辭說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六號重其事耳衰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長樂劉氏曰周官太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也九祭九筮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太史屬諸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遭幽厲之君傷春秋之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故曰幽國也酖測睪反筮古雅反

醜筭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醜夏之爵筭殷之爵尸君君之尸也祀宋二王之後得用以獻尸其餘列國惟用時王之器今國君

皆用醜筭以及於尸君非禮也是僭上之君耳長樂劉氏曰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亦用之不曰僭君乎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冕祭服之冠弁皮弁也大夫稱家大夫以朝廷之尊服國家之武衛而藏於私家可見其強橫則此國君者乃見脅於強臣之君也

大夫具官祭絜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

謂亂國

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具官是僭擬也祭



器惟公孤以上得全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祭器以其可假也有田祿者祭器亦不得全具須有所假不假亦僭擬也周禮大夫有判縣之樂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是大夫祭不用樂也或君賜乃有之耳聲樂皆具亦僭擬也尊卑無等非亂國而何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直也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初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令終有歲公尸嘉告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而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藝以藏之而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醜卑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醜卑舉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奠學諸侯奠角如特牲言其今諸侯之制而釀學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得已矣若是則大夫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

斯音暮

衰音催

新有命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

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右與臣同國

臣者對君之稱僕者服役之名仕於大夫者自稱曰僕則益賤矣人臣有三年之喪或新昏則一期

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彝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為禮八佾舞庭三分公室寤攘僭逼之事莫之禦與甚而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今思古固有厚望於隆禮之君也



之內君不使之所以體人情也就二者而論喪尤重於昏也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已之家矣是君與其臣共此國也就卿大夫而言僕又其臣也今卿大夫乃與其家之僕雜居齊列無貴賤之分亦是君與臣共此國也嚴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君平周氏曰均仕也一為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齊齒先王之正名其詳至於此○臨川吳氏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之以見臣與僕同居處者之為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見役使以見臣服衰裳入君朝者之為非禮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

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王之子弟有功德者封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諸侯子孫命為卿大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也大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之祿耳此先王之制度也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有子孫上以尊卑隆殺之別也天子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然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其所以明其事專於百里而與天下共之也曰田所以國所以明其事專於百里而與天下共之也曰田所以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已○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於食舊而已○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



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歎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枝葉。兼併同。君脅君亦不容。薄於所厚矣。○新安王氏曰：幽國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也。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大夫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失。禮廢。天子失禮。則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舍去聲。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

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壞音怪

廟尊於朝故天子舍之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

者不敢以天子之尊而慢人之宗廟也。不如此則是壞法度亂紀綱矣。長樂劉氏曰：諸侯不敢於天子乃以舍至尊上之分。此亦至矣。然天子必以太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言動之際必據乎禮。示不敢慢也。○嚴陵方氏曰：舍言動之際必據乎禮。則不敢為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在諸侯若小行。所以立今也。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亂紀。存紀之所。以立今也。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亂紀。所以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

臣為讒

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讒也。敗禮之禍恒必由之。疾弔喪。曰諸侯有一國。因問也。難恤患見厚下之情。乃若出入諸臣之家。所以行此固驅馳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



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為謹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儼音儼

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能執此柄則國可治矣接賓以禮曰儼接鬼神亦然故曰儼制度如禮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使有異仁主於愛義主於斷別而用之必當其宜長樂陳氏曰禮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為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操也○馬氏曰禮者政刑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君持恃謬而失其所要故曰大柄也治國不以禮則

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之禮在其幽而人之不可測也制所以裁度所以使鬼神之禮有以考之儼以禮實之也等皆禮有以別之夫觀其禮所以知之仁有殺之有所興則政之所以治禮之變則政之所亂安二治以民莫善於禮者所禮之夫觀其禮所以知之仁有殺之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

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

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

疵音慈

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倍遠上行私也。或亦倍而去之之謂小臣竊所謂盜臣也。肅峻急也。俗敝人無廉耻風俗敝敗也。治國無禮故至於刑肅而俗敝為君者但恣已用刑遂廢常法法廢而禮無上下之列矣。宜乎士不修職民心離叛也。豈非疵病之國乎。襄樂陳氏曰政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謂士者亦不事其也。士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刑矣。然重言刑肅而俗也。士不事其也。士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外以禮出而後有法也。夫治之為道由內以及外矣。及禮內故刑肅而後禮也。由臣竊非所謂小臣廉也。國有常法制民于刑之中無常法以禮為體禮以法為用。既無常則體亦

無列故言禮無列無列者失其序之謂也是則人不安其職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為正故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離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敝民散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

殺音效

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也降于

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

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藏猶安也君者政之所自出故政不正則君位危書言天工人其代之典曰天叙禮曰天秩是人君



之政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也社祭后  
土也因祭社而出命是效地之政有事於祖廟而  
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興作之  
政有事於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效地者效其  
高下之勢以定尊卑之位也仁義者仁以思慕言  
義以親踈言思慕之心無窮而親踈之殺有定又  
親親仁也尊尊義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  
而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而親  
親之仁篤也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於山川制度  
之興始於宮室故本五祀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聖人庸禮之政如此故身安而國可保也

蔣氏曰  
聖人本

作

天理以出政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凡其  
咸有定序之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凡其  
非私意為之也是以命降于社之謂穀地蓋言  
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地道以顯也降于祖廟  
仁義蓋言反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  
于山川之謂興作蓋言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  
業以起也降于五祀之謂制度蓋言於此致意  
內有職而宮室以居也謂制度蓋言於此致意  
為藏身之固蓋人之道立於天下莫先於此  
各安其位莫先於其序所以反天各防其世  
養生居處各有其序所以為天嚴陵方氏曰  
在此矣此二帝三王所以為天嚴陵方氏曰  
布政乎天則天下者本此道也為天嚴陵方氏曰  
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固陽之道降于  
矣道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固陽之道降于  
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  
其序先天地而後地者山川之序也萬物莫不  
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上山川之序也萬物莫不  
之以五祀者又次之以上山川之序也萬物莫不  
大小之序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

樂音洛

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  
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  
儼並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處天地鬼神之  
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  
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也四時本於天百貨  
產於地人生於父而德成於師此四者君以正用  
之謂人君正身修德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財成  
其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使之養生喪死無憾然  
後設為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焉則有以富  
之教之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  
於無過之地而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曰蔣氏  
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與鬼神能與天地而為三知通乎  
鬼神故其神是稟則鬼神而並立天地而為樂陳氏曰夫  
知天地鬼神之所存則禮之先明天地鬼神之用則  
有所以樂也其所存乃禮之變通莫大於四時而有  
民之所樂以治也莫若財而後地以生之於四時而  
天以生之聚人莫若財而後地以生之於四時而  
以辟四方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  
獸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

禮記卷之九



可也。而曰正用之何也。蓋天雖生乎財而正辭者。非君者。明其義則不能育也。雖自乎師而君則不能安。則罔克胥匡以生。教雖自乎師而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地。以自生。然之理。而於無過之。夫有天之富庶。教之具備。可以射。有父地之化育。而財以乎其中。故曰。時。財以形。成。故地。生。財。父。氏。傳。類。故。人。其。父。生。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

明讀為則

明音則

養去声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

明音則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

則如字

分去聲耳

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比自愛其死而患其生。

此承上章君立於無過之地而言。舊說明猶尊也。故讀則君為明君。今定此章三明明字。皆讀為則字。則上下文義坦然相應矣。不必迂其說也。君者正身修德而為臣民之所則倣者也。非則倣人者也。臣民之所奉養也。非奉養人者也。臣民之所服事



也。非服事人者也。君而則人，則是身不足以為人。所取則而反取則於人，非立於無過之地者矣。君而養人，則一人之身豈能供億兆人之食，必不足矣。君而事人，則降尊以事卑，為失位矣。惟百姓者，則君以自治其身，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也。養君以自安，謂竭力供賦稅，則有耕食鑿飲之安也。事君以自顯，謂竭忠盡職，則有錫爵之榮也。禮教通達而名分不踰，故人皆慕守義而死，耻不義而生也。○石梁王氏曰：此處皆非夫子之言。長樂陳氏君以自治而善，有以遷養君以自安而分，有以處事君以自顯而忠，有以盡君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苟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修禮以達

義而不愛其情也。○宋子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蔣氏曰：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安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而分守無以相安也。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不暇。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不暇。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為自安自適之暇。安有欺於僭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不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知去聲 去上聲

#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 用人之勇去其怒 用人之仁去其貪

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蓋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猶棄也。有知謀者，易流於欺詐；故用人之知，當棄其詐而不責也。有剛勇者



易至於猛暴故用人之勇當棄其猛暴之過也○  
朱子曰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  
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  
以貪也故用人之仁當棄其貪之失也朱子曰人  
偏人既仁如何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  
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延平周氏曰  
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  
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今以勇間於知與  
仁者蓋知仁以勇為主故間之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

妄讀為辨

謂之變

大夫死宗廟言衛君之宗廟而致死也然已之宗

廟亦在本國不棄君之宗廟即是不棄已之宗廟  
也舊說變讀為辨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非  
可以無死而死也

耐音能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八

辟婢亦反

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

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



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嬖聽長惠幼順君  
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  
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  
人七情修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  
舍禮何以治之

非意之謂非以私意臆度而為之也必是知其有  
此七情也故開辟其十義之途而使之由之明達  
其利與患之所在而使之知所趨知所避然後能

去上聲

使之為一家為一人也七情弗學而能有禮以治  
之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  
○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邦物欲則有  
意於必得便要拏將來延平周子曰天下非一家  
人而能其所以為一人者必先知人情而無喜其怒  
無欲明於利使後開於信義使之情而無喜其怒  
大倫以相賊如氏曰則天下所以為一家者情之  
爭奪以相賊如氏曰則天下所以為一家者情之  
為寡遠也○蔣氏曰天下之所合則措天下之情  
衆寡遠也○蔣氏曰天下之所合則措天下之情  
夫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臆度可料而強為之  
哉古之聖人總攝人心維持世故所以起天下  
是親比之義而單其心下之情是以開闢天下  
義興利銷患而人心離也又曰此義不立  
失天下之義背利縱欲而人心離也又曰此義不立  
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心離也又曰此義不立



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是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生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復究之制情立義與利去害之說欲納天別而備言之復究之制情立義與利去說也○長樂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情凡此皆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弟良弟夫義婦聽者朝野之義凡此皆出於順者為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足以和義故謂之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足以召禍故謂之患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故曰大

端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

度大洛反

見音現

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欲惡之心藏於內他人豈能測度之所欲之善惡所惡之善惡豈可於顏色覘之若要一一窮究而察識非求之於禮不可蓋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舉動自然合禮若七情乖僻人倫有虧則言動之間皆失常度矣有諸中必形諸外也若不知禮則無以察其情義之得失於動作威儀之間矣馬氏曰莫







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  
三五而闕

竅於山川山澤通氣也五行一陰陽也質具於地  
氣行於天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其事以成四  
時月之盈虧由於日之近遠四序順和日行循軌  
而後月之生明如期望而盈晦而死無朏朧之失  
也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焉  
也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焉陰氣合陽於  
天上則為日月星是以其竅上通焉○長樂陳氏曰天  
下則為山川是以前其竅上通焉○長樂陳氏曰天  
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月星是也地以濁秉陰  
在地者成形成則山川是也天一生水而播於地  
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地既位於上則播  
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

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  
為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播者既和然後三月  
生而如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極而月所變故數之  
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變故數之至三  
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變故數之至於  
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  
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  
其變則四時乖矣  
觀月之生而已矣  
迭田結反

還音旋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  
相為本也

動運也竭盡也終也本者始也五行之運於四時  
迭相終而還相始終則有始如環無端也冬終竭  
而春始來則春為夏之本春竭而夏來則夏又為



秋之本已往者為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為方來者  
所本五行四時十二月莫不皆然也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  
爵氏曰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時之為冬者然也而金為之本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為夏者然也而木為之本矣

###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太族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各律法也又云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言之皆可稱律故月令十二

月皆稱律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太族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為妻太族九以南呂六為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族夷則生夾鍾之類也各依此推之可見還相為宮者宮為君主之義十二



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  
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  
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太簇三  
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  
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非十二月之次序  
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采子曰按五聲相生至於  
一位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  
八上生當得徵前一均之位以爲變徵餘分不可損益  
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於是而終焉孔氏以  
本支但云五聲故立均之法至於於是而終焉孔氏以  
聲增入此云變二聲四聲合爲八十二變而止爲六  
法皆如氣而辨十有陳氏曰禮書曰先王因天  
陰陽之氣而辨十有陳氏曰禮書曰先王因天  
二律其長短有鍾終於仲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  
益有宜始於黃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  
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

射又蓋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仲呂又應陰以生陽  
何則黃鍾至太簇陽之陰則陽息也消陰之陽則  
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也蕤賓至無射則陰  
也而大呂至仲呂則陽常上生而不足也蕤賓至  
消陰息之時故以常上生而不足也蕤賓至無射  
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而不足也蕤賓至無  
善曰聲依永和律非聲則律非律則聲不能辨聲  
二律不能和五聲非聲則律非律則聲不能辨聲  
不具五聲五聲之外有所謂二變黃鍾一應宮則  
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商  
宮蕤賓為角應鍾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  
姑洗為羽應鍾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  
至十律之宮折之宮餘律之商角徵羽五音第  
為十二宮之宮折之宮餘律之商角徵羽五音第  
之至此六律變宮又第八之至七為變徵然後宮  
矣此六律變宮又第八之至七為變徵然後宮復旋  
之矣此六律變宮又第八之至七為變徵然後宮復旋

五味六和十二月食還相為質也

和去聲



酸苦辛鹹加滑與其是五味六和也。十二食十二  
月之所食也。還相為質者如春三月以酸為質夏  
三月以苦為質而六和皆相為用也。

###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五色青赤黃白黑也。并天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  
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還相為質謂畫繪之  
事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延平周氏曰五  
還相為宮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為宮也。  
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於六和。十二食於六  
管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之於六  
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問於十二  
也。六律者問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  
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馬氏曰五行莫  
不有其味。先王四之以為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

順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為五聲。六  
律十二管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  
之以為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震樂陳  
氏曰五聲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  
形之所尚。故言質。

別皮列友

###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 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之心以理言。五行之端以氣言。食五味別五  
聲被五色其間皆有五行之配。而性情所不能無  
者。○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謂如天道福善禍  
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  
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爾氏曰上章既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德蓋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此言其能運氣證其所自稟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嚴陵方氏曰天地之端則金之性所不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故也○以至火之端也○禮水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已感曰五行之端也○養其耳形而為五味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馬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長樂陳氏曰上言聲與色自然之序故先聲而後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形也此言人之後所用聲味與色之序故食味而後別聲別聲而後道至誠而不息五行之外也○龍泉葉氏曰天地彼衰彼息則此相生迭相為竭而木嘗竭也五行成月始不此終彼相為本末不可窮盡此天地所以不可窮發於飲食則滋味之變不可窮則律呂之變不可窮發於飲食則滋味之變不可窮則色章之變不可窮凡天地五行陰陽運動之勤勞皆發於萬物而資於人地以與之並為長久也天地之情性非人法之不能體而所以不息者由人道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所以不息者由人道

成用

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彼色以生養於覆載之內而獨有厚於萬物焉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

量去聲

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

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

高許又反

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

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



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此章凡十條，自天地至人情九條，皆是覆說前章諸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天地之間。聖人作為典則，而以天地為本，則事物之理皆可舉行。○情

之善者屬陽，惡者屬陰，求其端於陰陽，則善惡可得而見。○柄猶權也，四時各有當為之事，執當時之權柄以教民立事，則事可勸勉而成。○日星為紀，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所以紀時之早晚。列者以十二月之事詳列，以示民而使之作為也。○量限量也，謂十二月之分限，分限不踰則所為皆得其時，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之相依，如社宗廟山川五祀之禮，皆與政事相依，即前章殺地以下諸事，如此行政，則凡事可悠久不失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質猶正也。國家歲有常事，必取正於五行之時，令則其事亦今歲周







鮪音備 滄音審

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

猶沉必反

狝許月反

為畜故獸不狝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鮪魚之大者故特言之滄群隊驚散之貌猶驚飛也狝驚走也三靈物既馴擾如畜則其類皆隨從之雖見人亦不為之驚而飛走矣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也上三物皆因飲食有田而言龜獨不言介蟲之類應者以其為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之物例之也○石梁王氏曰四靈以為畜衍至此無義味太迂䟽何所無龜

嚴陵方氏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長樂東氏曰魚鼈鳥獸至於不狝不猶不狝者蓋亦不必實然所以誘君人者修德而已矣

瘞音禮 繒似仍歹

故先王秉耆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  
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瘞埋也繒幣帛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

之言贈埋幣告神者亦以贈神也宣揚也先王重

祭事故定期日於耆龜而陳列祭祀之禮設為制

度如此其詳制度一定國家有典禮可守官有所

治事有其職禮得其序也

嚴陵方氏曰秉耆龜所以致禮之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



以通禮之情設制度所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禮之於幽故言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續音續

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儼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鼓篋皆在左

### 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中句

天子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致尊君之禮故曰定天位食貨所資皆出於地天子親祀后土正為表列地利使天下知報本之禮也仁之實事親是也人君以子禮事尸所以達仁義之教於下也儼禮鬼神而祭山川本諸事為而祭五祀皆是使禮教之四達此亦前章未盡之意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無非明禮教以淑天下巫主弔臨之禮而居前史書言動之實而居後瞽為樂師侑為四輔或辨聲樂或贊威儀而王居其中此心何所



為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又是人君以禮  
自防示教於天下也○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

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嚴陵方氏曰禮

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則必

而分定故必先王患禮之不通於下則必有

教者然教必先以祭祀為尊則地則卑之

而親故也社於國遠人而尊則故祭帝於郊

矣列地祀則陳天於國定天而位則祭於地

曰定物祭者如陳天於國定天而位則祭於地

於天曰祭者如陳天於國定天而位則祭於地

所為廟所以祭也仁也山川則鬼神在

我為廟所以祭也仁也山川則鬼神在

曰所為廟所以祭也仁也山川則鬼神在

五祀出於五鬼而五行各因其時以用事焉

以本出於五鬼而五行各因其時以用事焉

於社止言祭祀則廟者執祭之禮雖鬼神之大

教

不可得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  
禮之尊不以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  
其心之疑慮也後史者臨正其行之歌傾也  
其心之疑慮也後史者臨正其行之歌傾也  
氏曰巫皆在左右者防其言動之失也  
帝之巫皆在左右者防其言動之失也  
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扶而維之  
斯須自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扶而維之  
放得乎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

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

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

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藏去声



禮伊真切精意以享為  
禮虞書禮六宗

此承上文帝祭於郊等禮而言百神受職謂風雨  
節寒暑時而無咎徵也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  
無遺利也孝慈服謂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也  
正法則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無敢僭踰也聖王  
精裡感格其效如此由此觀之則郊社祖廟山川  
五祀皆義之修飾而禮之府藏也前言山川興作  
而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嚴陵方氏曰受職  
守也可極言各盡其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  
度於郊而巳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固其始也祭  
於祖廟而巳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固其始也祭  
於郊而巳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固其始也祭  
與之也禮行於社而禮行於社而禮行於社而  
宜百物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社而禮行於社而

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而有報以告神之慈也禮  
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不及山川者以  
以正則也言郊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  
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  
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故曰義之修  
禮之藏也臨川吳氏曰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  
文之節修謂整葺無虧闕義在於其修而禮之藏  
者祭祀之宜禮在其中矣故曰義之修而禮之藏  
也

大音大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  
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  
命其官於天也

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太極函三為一之理也分為



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等轉為陰陽則有吉凶刑賞之事變為四時則有歲月之近之差列為鬼神則有報本反始之情聖人制禮皆本於此以降下其命令者是皆主於法天也官者主之義○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箇太一仍是諸子語其官於天也一句結上文官天地當知莊子義長樂陳氏曰以形之始而一之謂之大一之謂之靈陵方氏曰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以命物而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夫禮之命物各有所主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

分去声

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

養音義

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亦本前章本於天穀於地之意動而之地即穀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即四時以為柄也協合也分謂月以為量也藝即功有藝也上言義之修禮之藏故此亦始言禮終言義居人猶言在人也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禮也然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



節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蔣氏曰自禮必於本  
天所以言禮之離乎天於自禮且必於本  
地未分先也言高卑以時分天於地立矣二於大氣一者居天  
陽生莫非此禮發露於自時然聖人生死往來有鬼神陰  
之形莫非此禮發露於自時然聖人生死往來有鬼神陰  
者制禮以命天官於謂者命既謂之自降曰發露  
矣又終之以命天官於謂者命既謂之自降曰發露  
於大人而忘於然動而爾且謂之大必人本乎天者言禮者  
乎大也於然動而爾且謂之大必人本乎天者言禮者  
而奇耦之象莫非此禮設之則變而判乎上下者言禮者  
因是禮故曰言禮者感於天而一則不以體於人曰養而聖  
人懼天下曰言禮者感於天而一則不以體於人曰養而聖  
嚴陵方氏曰言禮者感於天而一則不以體於人曰養而聖  
此又明禮之用上禮於大初以故言其官於天初而見已  
其自然此禮之用上禮於大初以故言其官於天初而見已  
曰其行喪祭射力御為先辭讓飲食御射力御為先辭讓飲食  
也夫欲行禮貨力為先辭讓飲食御射力御為先辭讓飲食

曰無財不可為悅非強有力者莫能行也○臨  
川吳氏曰不可為悅非強有力者莫能行也○臨  
貨財者行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實  
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  
 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  
 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地順  
 人情之大實也故惟聖人知為禮之不可  
 壞音怪 喪去聲 去上聲  
 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肌膚之總會筋骸之聯束非不固然無禮以維也



飾之則情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竇  
孔穴之可出入者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  
窒塞故以竇譬之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  
其知禮之不可以已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  
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也  
長樂陳氏曰藥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醜醇則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所束所以幽凡此皆其  
送死於其所明達於鬼神之道故能順人情而  
其人道所以達於天曰禮義則出於性而曰通  
以言其通也口馬氏曰禮義則出於性而曰通  
安肆日偷君子束何也蓋有禮則莊敬而曰通  
筋骸之進退揖讓有於此制此鬼神以道固之  
者尤為之大也端養生送死所事以鬼神之  
事鬼神所飾也此養生送死所事以鬼神之  
順先王因之以所以達明之道也禮義以節於人  
固先王因之以所以達明之道也禮義以節於人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  
小人以薄

人以禮而成德如酒以麴蘖而成味君子厚於禮  
故為君子小人薄於禮故為小人亦如酒之有醇  
醜也長樂陳氏曰藥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醜醇則  
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為小人而務其為君子也  
醉善為小人者戒其為小人而務其為君子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  
情者聖王之柄也脩禮以耕之

劉氏曰脩者講明也柄者人所操也聖王講明乎



義之所在使人得所持循而制事之宜也人能操  
義之要以處禮之序則情之發皆中節矣故可以  
治人情也禮者人情之防範修道之教莫先於禮  
故治人之情以禮為先務如治田者必先以耒耜  
耕之也

### 陳義以種之

義者人情之裁制隨事制宜而時措之如隨田之  
宜而種所當種也

### 講學以耨之

禮義固可使情之中節然或氣質物欲蔽之而私

意生焉則如草萊之害嘉種矣故必講學以明  
欲之辨去非而存是如農之耨以去草養苗也

### 本仁以聚之

講學以耨之者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所以得一  
本萬殊之理本仁以聚之者約而會之於至一之  
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也至此則會萬理為一  
理而本心之德全矣此如穀之熟而歛之也

### 播樂以安之

聚之者利仁之事未能安仁也故必使之詠歌舞  
蹈以陶養其德性消融其渣滓而使之和順於道



德焉則造於從容自然之域矣此則如食之而厭  
飫也此五者聖王修道之教始終條理如此而講  
學居其中以通貫乎前後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  
學之始條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  
也自始至終於仁義禮樂無所不講至其成也則  
禮義之功著於先仁樂之效見於後焉嚴陵方氏  
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  
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柄與無其序不  
者心或動而情亂也故聖人修其地之有柄與不  
以治人之情而農夫之事也治其情者聖王之治  
也故曰治人其情者聖人夫之宜禮者事之治  
荒蕪故曰言修義者事之宜禮者事之治  
學所以為已猶獲以安之禮惡其壞故曰修義欲其  
猶食故言樂以安之禮惡其壞故曰修義欲其明

故曰陳樂以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  
故曰本樂以耕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  
氏曰修禮以耕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  
正講學以安所以成其道也○金華應氏曰學探  
禮樂以安所以成其道也○金華應氏曰學探  
古群聖之與而思索問辨以行萬善之全而滋養  
而耘治益精也而思索問辨以行萬善之全而滋養  
以豐其成猶獲也而思索問辨以行萬善之全而滋養  
音六律之成而動滋發越也播者散布發越之謂  
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謂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  
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當為者則  
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創為之禮焉此











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前章至播樂以安之而止此又益以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一節者蓋安之以樂以前皆是成已之功大學明德之事也達之於順以後方是成物之效大學新民之事也故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家國天下之肥至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大學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大順則無為而治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各得其常也以上並劉氏說○大臣法盡臣道



也。小臣廉不虧所守也。以德為專，由仁義行也。以樂為御，動無不和也。以禮相與，朝聘以時也。以法相序，上不偪，下不僭，上也。以信相考，久要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肥者充盛而無不足之意。嚴陵方氏曰：食之養人，和而期於理之順而已。故安之曰：四體以樂而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長樂陳氏曰：肥，四體也。父和子順，而性正。然後膚革充充而後盈。此夫婦以異姓而和，此家之性正。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姓故為可和之性。肥也。天子德教加於百姓，故為可和之性。肥也。樂為行車之御，諸侯制節謹度，故為可和之性。肥也。夫非信相考，非道不謹，故為可和之性。肥也。失故以信相考，非道不謹，故為可和之性。肥也。天下之肥也。凡此是謂大順。大順者，非特明足，以養生送死而幽。

故事大積焉而不死，並行而不謬，細行而

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

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

能守危也。

此以下至篇終，皆是發明大順之說。謂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舛謬也。雖小事所行，亦不以其微細而有失也。雖深宵而可

宵伊鳥切 深遠貌

施音戶

蓋善高



通雖茂密而有間謂有中間也兩物接連而相及  
則有彼此之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  
不相及不相害則無所爭矣此泛言人君治天下  
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有動而自然各得  
其分理者不過一順之至而已故明於順然後能  
守危亡之戒而不至於危亡也新安王氏曰此極  
日來度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  
序可以無死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若  
然也以下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謬矣一頻笑  
之微細行若然也  
此其深則易隔惟順為之可以無過失矣  
謂其勢則易順則其情必通象多謂之  
茂順則易雜惟順則其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  
惟順則不同而異不相及也  
異而上下相害也  
順然後上下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

勢易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  
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  
○臨川吳氏曰危

殺色介反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  
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  
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敵也尚去聲用水火金木  
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  
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灾民無凶饑妖孽  
之疾



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所以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縱保合上下不使之危亂也聖王所以順民之情者如安於山則不徙之居川安於渚則不徙之居中原故民不困敝也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及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是用水必時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又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是用火必時也兆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及月令季春審五庫之量金鐵爲先是用金必時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用木必時也飲食則如食齊視春時

齊視夏時之類是也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必於農隙凡此皆是以順行之故能感召兩間之和而無旱乾水溢及螟蝗之災也凶饑年凶穀不熟也妖謂衣服歌謠草木之怪孽謂禽獸蟲豸之怪史家五行志所載代有之疾患也馬氏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渚之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聖人則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居而居之有不安於此則不強於彼然聖人之順順不止於此而已推其詳則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皆所以已順民也年有高下故合男女必當其年德有厚薄故頒爵位必當其德因其高下而合之所以順陰陽之理也因其薄厚而頒之所以明貴賤之等也四民之業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務不一先王之禮以持之而稱合事之危而樂陳氏曰禮所以聖王知其禮之情而使之各適危如此故居川原不易其利不變其俗使之各適



其適而弗故焉此因地之利以順之也合男女須爵  
木飲食必時此因天之時此因人之理而致順如故夫  
祿以地之用民不奪其時此因人之理而致順如故夫  
唯因災之無疾也○臨川吳氏曰居民之順因於  
國無災之民無疾也○臨川吳氏曰居民之順因於  
地時物之順於天昏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  
因天地人之順於天昏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  
不生水旱昆蟲之災人故天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凶謂  
疫癘饑謂荒歉草木等怪為妖飛走等怪為孽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

極音數

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

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

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舊說器為銀甕丹旣車為山車垂鈎謂不待揉治  
而自圓曲也晉時恒山大樹自拔根下有壁七十  
圭七十三皆光色精奇異常王又張掖柳谷之石  
有八卦璜玦之象亦此類也椒與藪同龍之變化  
叵測未必宮沼有之亦極言至順感召之卓異耳  
不以辭害意可也修禮以達義者修此禮以為教  
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也體信以達順者反身而誠  
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此極功矣故結之曰此順







兩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十

禮器第十

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  
行禮者明用器之制嚴陵方氏曰禮運言  
用道散而為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  
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為主爾禮器非不  
及道以器為主爾故記者各以所主名篇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  
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  
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



端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

饗德 筠音句

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為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以人之一身言之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如松栢之有心足以貞固於內箭竹之小者也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二物比他

草木有此大節故能貫串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也君子之人惟其有此禮也故外人之踈遠者無不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所怨憾人歸其仁神歆其德也嚴陵方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蔽於回和以損之質言之增其所以無後哉亦因其所以然禮之於人豈能質言增馬○馬氏曰先王播樂而達於順則於美以耕之陳又曰大備禮者以去偽自外入者則誠之由中出者質也禮所以為措則正也釋之者所以著誠故在質則增之以治人者則和也澤於外也松栢之有心也竹實於內也猶言之實也君子之言實也禮所以容也禮所以理萬物故物无不懷德鬼神饗德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先王制禮廣大精微。惟忠信者能學之。然而纖悉委曲之間。皆有義焉。皆有理焉。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昧於義理則禮不可行。必內外兼備而本末具舉。則文因於本而飾之也。不為過本。因於文而用之也。中其節矣。  
長樂陳氏曰。有忠有信。則外有主。內有主。而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曰。其受和。白。受。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本。也。○虞。陵。方。氏。曰。孟。子。於。理。此。又。理。所。以。為。禮。之。文。也。○此。主。於。用。故。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合於天時。天時有生也。謂四時各有所生之物。取之當合其時。設於地財。地理有宜也。謂設施行禮。



之物皆地之所產財利也然土地各有所宜之產不可強其地之所無如此自然順鬼神合人心而萬物各得其理也人官有能謂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蓋人各有能有不能也物曲有利者謂物之委曲各有所利如麩葉利於為酒醴桐竹利於為琴笙之類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地不養如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之類則慮氏曰天時有生齊地理有宜則高下燥濕之不一則陰陽寒燠之不一因任其能而不察物曲與利則當曲成其利而不遺苟非禮之會通孰能與於此哉○巖陵方氏曰以天所不禮則逆生者為禮矣則天時地之養之則人為官物曲逆因可知言地所不養之平周氏曰合於天時而生者亦與此以見於地財而地理有宜也合於

於人心而人官有能也理萬物而物曲有利也禮言順於鬼神合於人而心之止曰人官有能則是特言人所依之為成材而不及於鬼神者何也人若鬼神之已矣非天地之所宜而以禮者故君子謂之地不知禮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

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

殺色介友

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

矣

定猶成也數稅賦所入之數也王制言祭用數之



仿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為行禮經常之法也  
禮之大倫以地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  
狹故禮之倫類不同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降也  
禮之厚薄則與年之上下為等王制言豐年不奢  
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兼言諸禮耳大殺謂年  
凶而稅歛之入大有減殺也匡與惟通恐也衆不  
匡懼謂無溝壑之憂也此其制禮有節財不過用  
故能如此長樂陳氏曰經言其常倫言其理舉其  
則有理故言大倫於歲之定國故言大倫以經  
用者是也禮所謂大倫以地之廣狹則王制所  
小大是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  
年之豐耗是也先王之為禮則不傷於民則不  
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則不傷於民則不害此

其所以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龍泉葉氏曰  
禮無定經也舉國之數為經也無常倫也以地  
之廣狹為倫也舉國之數為經也無常倫也以地  
厚也制禮之節用財之數常相繼而相離不獨  
於其隆也盛禮以自尊而又於其殺也賤禮以  
卑蓋稱財以喜其備而不憂其闕聖人之於禮也  
不然其無喜其備而不憂其闕聖人之於禮也必  
矣

稱去聲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

幸百棘

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時者天之所為故為大堯舜湯武之事不同者各



綦深宜切極也荀子君  
綦貴

隨其時耳聖王受命得天下必定一代之禮制或因或革各隨時宜故云時為大也順體宜稱四者下文析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與猷通謀也聿惟也言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已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以不墜先業耳今詩文作匪棘其欲適追來孝江陵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数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四者

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可紊故順次之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事祭體也

社稷山川鬼神之事各隨其體之輕重而為禮之隆殺故曰體次之嚴陵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伐非人之力之謂能為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出乎自然之理而趨時也

辨形莫不各有其所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既於義不得不然必須隨事合宜故曰宜次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  
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  
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諸侯有國宜知占詳吉凶故以龜為寶也家謂大  
夫也大夫卑不當寶藏五等諸侯各有圭璧以為  
瑞信又以天子所賜如祥瑞之降於天故以為瑞  
大夫非為君使不得執故不當藏之臺門者門之  
兩旁築土為臺於其上起屋大夫不然各稱其分  
守也故曰稱次之長樂陳氏曰時在天順體宜稱  
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

禹天與之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  
逆天者亡時之所親也社稷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  
宗廟之事則有所以親之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倫也  
君臣尊卑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為體地祇則以陰為體  
以陰為體則人鬼則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矣羔豚之祭則  
禮殺客之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矣羔豚之祭則  
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從其義而巳矣祭豈豚而祭則  
有餘而宜若不足而百官皆從其義而巳矣祭豈豚而祭則  
主禮宜典稱主有餘者求其稱而巳矣蓋禮順主仁也  
爨陵方氏曰龜所為寶以圭為瑞所以稱大也夫有國而  
故不寶龜也故以龜為寶以圭為瑞所以稱大也夫有國而  
於瑞乎此則以國家所辨各有稱焉不  
臺門凡此則以國家所辨各有稱焉不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士一



一廟下士也適士則二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此天子朔食之豆數

諸公十有六

上公也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諸侯十有三

通侯伯子男也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  
山陰陸氏曰天子

韜音泥周禮朝事之豆  
實糜一注有骨為一無  
骨為醢作醢及一者必先  
燂乾其肉然後塗之雜以  
梁麴及鹽酒塗置甑中百  
日則熟

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諸公十六倍  
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茅  
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上介一人餘為衆介牢大牢也謂諸侯朝  
天子時天子以太牢之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  
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之也大夫五介  
五牢者諸侯之大夫為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  
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也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

重平声



重

天子禘祭其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  
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炭陵方氏曰  
為主故每用陰數介謂僕介之介此引諸侯宰介  
謂朝天子之用禮也卿大夫宰介諸侯使聘天子之  
禮也止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  
卿可知則兼

妻所由反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妻諸侯五日而  
葬三重六妻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妻此  
以多為貴也

僕祖昆切鄉飲酒禮輔主  
人者

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茵以藉棺用淺色緇布夾  
為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中用絮然  
縮者二橫者三為一重抗木所以杭載於土下棺  
之後置抗木於椁之上亦橫者三縮者二上加抗  
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也妻見檀弓

張樂陳氏曰多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  
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  
隨宜以為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為貴則先  
之以以朝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后人之序也  
豆介牢席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后人之序也  
多介牢席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后人之序也  
考其衰多益寡別嫌明微使禮之治民莫善於此  
或大或高或下或文或質各當其位而多寡或於  
稱其情而相悖循其名各當其位而多寡或於  
以藏焉則非聖人莫能為矣故祧廟之設以天子則  
七諸侯則降而五馬大夫三馬士則一馬非特以



誠深孝焉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  
祢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蓋天子則二十有六而  
諸公則殺馬而十有六馬非以備味多品則宜於  
下大夫則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宜於天子大夫  
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宜於天子大夫  
侯之七則多於大夫之五重異宜諸侯之數則  
多於大夫之數再事莫大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  
抗木與茵之數至五重而葬於天子之喪故葬必  
五月而葬三至五重而葬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  
抗茵柳翼之數五重而葬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  
以亦或幾於相亂矣夫其禮之相亂者其間不  
以寸聖人乃倦之致意焉蓋以為毫釐之際所以  
明嫌表微者舍是無以自見也

#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

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  
介也特獨也

#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 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若巡守而過諸侯之境則諸  
侯奉膳亦止一牛其尊君之禮亦如君之尊天也  
諸侯相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用  
籩豆之薦者以其主於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  
味也大夫出使行聘禮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  
脯醢之薦此見少者貴多者賤也

#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二食力無數

禮記卷之六



食餐也。位尊者德盛其飽以德不在於食味。故每一餐輒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又餐。故云一食也。諸侯則再餐而告飽。大夫士則三餐而告飽。皆待勸侑則再食。食力自食其力之人。農工商賈庶人之屬也。無德不仕。無祿代耕。禮不下庶人。故無食數飽即自止也。

繁音盤

### 大路繁縷一就次路繁縷七就

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雕飾。謂之大路。繁馬腹帶也。縷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五色一帀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縷皆以

此罽為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蓋誤為七就。嚴陵方氏曰。繁縷蓋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帀蓋色至於五。然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歟。大路繁縷一就。次路繁縷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

### 圭璋特

圭璋形制見考工記。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王之貴者不以他物儷之。故謂之特。言獨用之也。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







量去聲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立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

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聲

解音志

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正門

觶音武

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爵一升觶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曰特

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尸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五獻子男之享禮也凡王享臣及其自相享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別尊之法門外正者正尊名盛酒在門外壺亦尊也盛酒在門內君尊子男之尊也子男用瓦甒為尊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尊而專惠也其壺在但飲諸臣小尊近君



大尊在門是以小為貴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  
 大於壺嚴陵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  
 宮室以謂之大為貴也天子之房謂之大房此器以  
 尊者謂之棺至於四重者止為一重樽則同於棺也  
 此棺者謂之棺至於四重者止為一重樽則同於棺也  
 度此棺者謂之棺至於四重者止為一重樽則同於棺也  
 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豆之者若車旗之屬亦可謂之  
 器而不可謂之曰器又曰豆之者若車旗之屬亦可謂之  
 之器則曰此大自謂之曰器又曰豆之者若車旗之屬亦可謂之  
 之則曰此大自謂之曰器又曰豆之者若車旗之屬亦可謂之  
 封則曰此大自謂之曰器又曰豆之者若車旗之屬亦可謂之  
 之辨也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  
 以之位言尊卑以體言貴賤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  
 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人以位言之舉解  
 者皇尺率角者主人貴賤之別焉故人以位言之舉解  
 別爾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瓦甒  
 諸臣之尊於瓦甒矣  
 則知壺在皆瓦甒矣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  
 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  
 為貴也

九尺以下之數皆謂堂上高於堂下也考工記堂  
 崇三尺是殷制此周制耳臺門見前章嚴陵方氏  
 於九為天子則體陽道之極故也故堂階之高其尺  
 或以九為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  
 或以三為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  
 或以三為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  
 皆以高為貴故也

有以高為貴者至敬不壇埴地而祭天子

壇徒丹及埴去聲







龍衮畫龍於衮衣也。白與黑謂之黼，黼如斧形，刺之於裳，黑與青謂之黻，其狀兩己相背，亦刺於裳也。纁，赤色，冕祭服之冠也。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前低一寸二分，以其略俛而謂之冕。冕同而服異，一衮冕，二鷩冕，三毳冕，四絺冕，五玄冕，各以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有多少，朱綠藻者以朱綠二色之絲為繩也。以此繩貫玉而垂於冕，以為旒。周用五采，此言朱綠，或是前代之制。十有二旒者，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為次，自上而下，徧則又從朱起。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

三旒，此數雖不同，然皆每旒十二玉，纁玉五采也。此皆周時天子之制，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亦非周制。周家旒數隨命數，詳見儀禮冕弁圖。○疏曰：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也。故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叙云：玄裳及黼，是特言黼也。○陳氏曰：藻，潔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陳氏曰：此經主以文為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衮，而巳。此諸侯之服，雖曰自衮而下，然其德則貴乎能斷，故言黼，抑亦舉其下者而言之。黻，大夫之服，自能斷，而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蕃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能斷。大夫有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無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



士皆玄衣也。裳間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也。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繡績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采。至大圭

琢音篆大音泰

和去声

越音洛 儀音涉

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

罪莫力反。揮音展。杓市約反。

罪。禪杓。此以素為貴也。

敬之至者。不以文為美。如祭天而服黑羔裘。亦是尚質素之意。折旋揖讓之禮容。所以施於外賓。見父之族黨。自當以質素為禮。不為容也。大圭。天子所措者。長三尺。不琢。不為鐫刻文理也。大羹。太古

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大路。殷祭天之車。朴素無飾。以蒲越為席。犧尊。刻為犧牛之形。讀為娑音者。謂畫為鳳羽。婆娑然也。此尊以麤疏之布為覆。鼎。禪。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嚴陵方氏曰。大圭之用。所以為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大羹之類。則小矣。其味而無調和之齊。所以為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其禮之不同者。固多。而大槩不過於多。路之制。因其質。而唯朴素之尚。所以為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其禮之不同者。固多。而大槩不過於多。少大。小高。下素。文之。不長。樂陳。氏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天子大圭。則措之。不琢。而抒上。所以象乎天之藏物。而無為也。美。不。和。謂之大羹。路。不。飾。謂之大路。以其道之所寓。而非功尊牛。取其能耕。犧。言其共祭。越。言犧而不言牛。以共祭。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祭天地。故尚質。六。彛。所以祭。



禮貴乎多者蓋非多則不足為禮之稱也然物欲  
 有盡而人情之進退適以天而亂天下皆饜足其好也  
 則雖窮天下之財而進退適以天而亂天下皆饜足其好也  
 人則雖窮天下之財而進退適以天而亂天下皆饜足其好也  
 以深求其本而進退適以天而亂天下皆饜足其好也  
 諸侯非不能備遠豆也而灌止用止一天用特侯相朝主  
 國豈不能備遠豆也而灌止用止一天用特侯相朝主  
 而大禮之一就也然推之於小幣而圭璋之特也亦不  
 特禮之多少為然也推之於小幣而圭璋之特也亦不  
 莫不禮之故宮室器血尊者極其大而下宗廟之尊亦  
 爵之無非於散其大而不隆其小也堂庭門臺尊於極  
 也無非於散其大而不隆其小也堂庭門臺尊於極  
 其高而祭天之地不壇也天子之尊而藻文采之隆  
 無非樂其高而祭天之地不壇也天子之尊而藻文采之隆  
 於天子極矣而祭天之地不壇也天子之尊而藻文采之隆  
 素而越席之用犧導布鼎而揮杓之貴豈以文采  
 之用而越席之用犧導布鼎而揮杓之貴豈以文采  
 文質不可一盡廢其質哉多稱或不其用而各惟其宜  
 挾不可一盡廢其質哉多稱或不其用而各惟其宜  
 本末始得豐廣不可殺情文並施條不紊而禮之  
 並著於天下

息井反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  
 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省察也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  
 殺則不及惟稱之為善馬氏曰自禮以多為貴而  
 寓於刑名數度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也皆禮之  
 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為禮不  
 餘殺之而不以為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為禮不  
 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

詡音許

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



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樂吾教反

用心以致備物之享則心在於物故曰外心然所以貴於備物者聖人蓋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盛大溥徧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如此豈得不以多為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樂其用心於外以致備物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

致直

二反

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

稱去聲

也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

散齊致齊祭神如在皆是內心之義惟其主於存誠以期感格故不以備物為敬所以然者蓋有見夫天地之德所以發生萬彙者其流行賦予之理密緻而精微即大傳所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也縱使徧取天下所有之物以祭天地終不能稱其德而報其功不若事之以誠敬之為極致是以行禮之君子主於存誠於內以交神明也慎獨者存誠之事也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焉以體禮於內故有內心焉用



心於外故以多為貴用心為內故以少為貴德雖  
 發揚則其和足如萬物矣一翕一張相濟而和則大  
 不言而翁張萬物所施者博矣以多為貴乃其稱歟  
 得其理而功之所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雖粗而  
 故君子樂於所生也故曰德產物生之迹雖粗而  
 之物皆德之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  
 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  
 德產之致也精微德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  
 無可以稱歟君子慎其獨也  
 乃其稱歟君子慎其獨也

祭音洛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  
 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  
 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其在

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在外之儀物  
 必多物乃可以為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  
 寡或稱其內或稱其外也嚴陵方氏曰內外以心  
 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  
 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  
 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為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  
 以多為美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  
 祭謂之攘

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疏曰匹偶也士賤  
 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士庶人稱匹夫者  
 惟與妻偶耳馬氏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  
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者天子諸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其  
禮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  
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  
而非祭故謂之攘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絃音宏  
稅音拙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

矣

管仲齊大夫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絃冕之繫以  
組為之自領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筭垂餘為纓  
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  
拱也藻水草也藻稅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此皆  
管仲僭禮之事濫放溢也嚴凌方氏曰是皆天子

則過於奢矣奢則僭故君子以為濫濫者溢而無  
謂難為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  
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晏平仲亦齊大夫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  
貴肩有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  
亦不足以掩豆故假豆言之耳上言不豐不殺此  
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  
稱者也隘陋也嚴凌方氏曰隘者陋而無所容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



也紀散而眾亂

禮所以防範人心網維世變前篇言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記者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曰夫子所以能此二者蓋以得其行之道也馬氏曰紀者衆目之總禮非必於克而克隨之君子之祭非必於受福而福亦隨之蓋在已者有以先之也禮而巳矣嚴陵方氏曰紀一一定則衆目各有條禮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之行事禮所以衆目不可不慎也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孔子之謹則得其道可知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

麾音揮蚤音卑 樂音洛葆音保

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炙多品

君子曰記者自謂也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也周禮大祝掌六祈小祝有祈福祥之文皆是有故則行之不在常祀之列麾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葆猶襍也器幣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衆大為可樂也嘉事冠昏之禮奠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



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祭祀也寧神而已故以將誠苟祿大其器而無其意君子不樂也書曰享多儀儀冠昏之禮必先祭於祖廟者非以嘉事與此同意冠昏之禮必多為貴而薦不美多品者為善也示其有尊祖敬禰之意禮有以大為貴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為貴而薦不美多品者其在中之誠而已蓋君子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在外之物不可得而盡盡其在內之志而已矣

祭音思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夏父弗綦人姓名也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僖公僖公者莊公之

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子文公立二年八月禘於大廟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臣居君之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為知禮孔子以其為大夫而不能止逆祀之失豈得為知禮乎金華應氏曰文仲不知正其順祀之為禮徒以昵於所親

燔音煩

奧音奧

盛立聲

盆蒲門反

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



其為禮官謂饗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  
禮祭至尸食竟而祭饗神宗婦祭僖饗烹者祭饗  
饗其神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  
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  
於人之飲食故報之也有問竈可祭否朱子曰飲  
食所繫亦可祭○嚴陵方  
氏曰祀與者以竈能化  
飲食以養人故也配以先  
炊故謂之老婦之祭○  
延平周氏曰先炊之有祭  
猶收之有先收而畜之有先畜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  
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

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  
致一也未有人室而不由戶者

當去声

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矣若行  
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  
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禮以敬為本一  
者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  
由敬乎○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  
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  
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  
目品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



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趙氏曰  
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  
降俯仰揖遜之類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  
禮古之言禮者內之為本外之為文多然後足以  
之為貴凡此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小大微顯設  
之皆當禮之所以備也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  
經禮之別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  
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  
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誠實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為貴是  
內心之敬無不實者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為貴

美而有文是外心之實者嚴陵方氏曰禮雖不同  
竭情盡慎致其敬則誠之存乎內者美而文則誠  
之發乎外者或內或外皆不離乎誠故每以誠言

殺色介友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

斬音交

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而

放上聲

放上聲

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

順而撫也

親始死而哭踊無節是直情而徑行也故曰直而



胞蒲支切肉更也  
翟樂吏之賤者

行父在則為母服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委曲而減殺之也故曰曲而殺父母之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俎皆十五是經常之禮一等行之也故曰經而等順而討者順其序而討去之若自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是也擗而播者芟取在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如祭俎之肉及群臣而胞翟之賤者亦受其惠是也推而進者推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及旅酬之禮皆得舉解於其長是也冕服旗常之章采樽罍之刻畫是放而文也公侯以下之服其文采殺於天子而不敢極致是放而不致也撫猶拾取也雖

拾取尊者之禮而行之不謂之僭逆如君沐梁士亦沐梁又有君大夫士一節者是順而撫也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不可不知也嚴陵方氏曰直而內而無所屈曲而殺者謂為所隆者厭而不得伸以播於彼放而文之常無貴賤一也擗而播謂漸此致若諸侯之服自驚冕而下其旗自龍而下是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殷尚白夏尚黑素即白也青近於黑不言白黑而言素青變文耳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則前之創造後之因仍皆可知矣○朱子曰三綱



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  
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已嚴陵方  
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一也夏造殷因  
者言夏造於前殷○臨川吳氏曰言夏殷則周  
之因殷從可知矣○臨川吳氏曰言夏殷則周  
之時禮之儀文雖小有損益而其所以為禮者則  
一故天下之民皆不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  
耳禮之本則相因不變而無不同也又曰所尚之  
殷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然禮之本則夏造作於前  
色因襲於後無不同者武音無

###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承上夏造殷因而言三代尸禮之異周之禮尸即  
位而坐詔者告尸以威儀之節侑者勸尸為飲食  
之進詔與侑皆祝官之職祝不止一人無方謂無

常人也宗廟中可告之事皆得告之也亦然亦如  
殷之禮也禮同本於道之同故云其道一也

### 夏立尸而卒祭懸坐尸

夏之禮尸當飲食則暫坐若不飲食則惟立以俟  
祭事之終也殷則尸雖無事亦坐嚴陵方氏曰夏  
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惟坐尸  
尸而且詔侑無方為此特文備之事爾而於禮莫  
不然而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道未始不相因故曰  
其道一也

### 周祿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

周家祿祭之時群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

醪其庶反



尸尊不與子孫為酬酢毀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而已此六尸自為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故曾子言周家此禮其猶世俗之醪與醪飲錢共飲酒也錢之所飲者均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之旅酬如醪飲之均平也臨川吳氏曰此承上文言周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又引曾子釋旅酬之言于後以結之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

大饗食腥三獻爛一獻孰

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

爛音潛

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其事本多端此獨舉血腥爛孰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郊祭天也郊祀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爛孰此各言者據先設者為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爛孰大饗禘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去人情稍近郊先薦血禘饗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獻酌酒以薦獻也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也爛沉肉於湯也其色略變去人情漸近矣此祭血腥與爛一時同薦但當先者設之在前當後者設之居後據宗伯社稷五祀初祭降神時已埋血據此則正祭薦爛時又薦血也一獻祭群小祀也祀



卑酒惟一獻用孰肉無血腥爛三者蓋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為褻近以其神卑則禮宜輕也延平曰周氏曰獻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群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情者也爛與孰以事群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情者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

愨音殼

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

愨音殼

作如作聰明之作過意為之也言先王制禮之初一以誠敬為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後世守而行之非過意而故為極致之情也此由始於古也上公之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其中而言之兩君相見必有介副之人以伸賓主之情不如

此則太愨而無禮之文矣已太也三辭三讓者賓初至大門外交擯之時有三辭之禮及入大門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也不如此則大迫蹙而無禮之容矣山陰陸氏曰禮出於自然非作之也夫禮一於奉而已則或失之愨是故以介相見也

辭讓而後至



類音判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

惡音呼池徒河反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

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

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此因上章言兩君相見之禮漸次而進故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由卑以達尊者魯人將祭上帝必先有事類宮類宮諸侯之學也魯郊祀以后稷配先於類宮告后稷然後郊也虒池并州川之山者

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繫牲於牢也七日戒散齊也三日宿致齊也敬慎之至如此故以積漸為之何敢迫蹙而行之乎馬氏曰大者小之所積由小而至大莫不宮者凡以此也不如此是則情失於愆且蹙矣與夫直情徑行者無以異也

相去声 温於冀反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者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此二者皆温藉之至也温藉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言此擯詔者是承藉賓主相步者是承藉樂工也  
嚴陵方氏曰相見必以介者所



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  
 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辭  
 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  
 讓之數必以三也戒即祭統言散齊七日以定之  
 有事於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定之此  
 是也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定之此  
 皆先事而備焉故曰慎之至賓主相接而後禮行  
 替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爭故曰  
 溫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

朝音潮

樂音岳

不詔朝事以樂

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於反思而不忘禮制之初  
 聖所作也貴於脩舉而不墜二者皆有初故曰不  
 忘其初擗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

然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亦以愜  
 其本心之願望也此二者是反本之事嚴陵方氏  
 未時有古今然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  
 便而古者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未  
 初古者今之而巳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  
 益焉故追還之而巳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  
 為吉禮言朝事則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  
 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

莞音官簞徒點反

橐古老反鞞江反

莞簞之安而橐鞞之設  
 醴酒之美用矣而列尊在玄酒之下今世割刀之  
 利便於用矣而宗廟中乃不用割刀而用古之鸞



刀下筦上簞可謂安矣而設彙鞞之麓者為郊祀之席此三者是脩古之事鸞鈴也刀鐸有鈴故名鸞刀割肉欲中其音節郊特牲云聲和而後斷也莞蒲之細者可為席簞竹席也彙鞞除去穀之稊也鞞與禹貢秭字同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有主主於反本脩古也但以此二者求之則可以稱述而學之不厭矣  
嚴陵方氏曰主猶賓主之主未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脩之此之謂有主夫少則得多

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無節於內言胸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察物而不由禮以察之何以能得其是非之實作事而不由禮何以能存其主敬之心出言而不由禮何以



能使人之信其言故曰禮者事物之極致也嚴陵方氏曰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已者未定何時而觀彼哉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體物者也故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蓋由禮乃能得物之情故也事無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矣言無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矣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

朝音朝

放上聲

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

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

音音尾

故天時雨澤君子亶亶焉

達

財物幣玉牲牢黍稷之類無財無物不可以行禮故先王制禮必因財物而致其用之之義焉然財物皆天時之所生故祭祀之大事亦必順天時而行之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皆是也大明生於東故春朝朝日必於東方月生於西故秋莫夕月必於西方為高上之祭必因其有丘陵而祭之為在下之祭必因其有川澤而祭之一說為高為圓立也為下為方立也祭有輕重皆須財物故當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夫天兕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勉勉而不已也則安得不用財物為禮以致其報本之誠乎嚴陵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皆其  
事矣大事若春有祠夏有禘秋有嘗冬則有烝  
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  
也則朝日於王宮之壇以財物之見於夕也則夕  
於夜明之坎凡此則因其財物之禮因川澤之義而  
因山之高而為事高之物以致高天下之義也然此  
之禮凡此則因其財物之禮以致高天下之義也然此  
財物之大者雨若悉而論之凡天之時所生苟可以  
為禮者莫非財物也故終之以天之時所生之君子  
寶禮者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  
乎時雨之澤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  
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  
事地因名山川升中于天因告土以饗帝于

假音格

吉

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  
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  
天下大治

置如置諸左右之置謂使之居其位也禮莫重於  
祭當大事之時必擇有道德才能者執其事又從  
而誓戒之周禮冢宰掌百官之誓戒是也因天之  
尊而制為事天之禮因地之卑而制為事地之禮  
郊社是也中平也成也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必因  
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



告於天舜典柴岱宗即其禮也吉土王者所卜而  
建都之地也兆於南郊歲有常禮其瑞物之臻休  
徵之應理或然耳而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於此  
罕不可破皆鄭氏祖緯說啓之也馬氏曰夫禮有  
而聖人於祭不能自任其事則任之以人故有尚  
德尊道任能舉賢誓衆之事自尚德至舉賢而  
置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其職聚衆而誓之則小  
大之官莫不謹其職故於廟足以饗親於郊足以  
饗帝天者高天之極者也故於高必因立陵因高而  
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謂因地事地也故為下  
必因川澤因下而事之所謂地也故於地極者因各山  
以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  
暑時事天之效也饗曰嚴陵方氏曰饗亦祭也以祭  
之而見饗故謂之饗曰嚴陵方氏曰饗亦祭也以祭  
則以神而饗之禮也鳳曰則以人而言其事曰饗  
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麟者以麟士  
畜土分王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

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

物至則無猶狘之患矣五行之氣和則無愆伏之災矣聖人夫何為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犧尊在西廟堂之下吉鼓在西應鼓在東

音涉

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分去聲耳

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

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

之至也



天道陰陽之運極至之教也。聖人禮樂之作極至之德也。無以復加。故以至言。壘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壘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夫人在西房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壘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壘尊。畫為山雲之形。犧尊。畫鳳羽。而象骨飾之。故亦曰犧象。此章言諸侯時祭之禮。延平周氏曰。凡有象者。皆至教也。聖人無非德。凡在於動作之間者。皆至德也。自壘尊在左。而下皆所謂至教。至德者。也。雷陽之位也。牛陰也。故壘尊在左。而犧尊在右。若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疑

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為陽。和者為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陳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房而東酌。壘尊。所以。祖月之西。行此陰陽之配也。君陽也。夫人陰也。君與夫人之禮。交舉於上。此陰陽之體。見於禮者也。六律。陽聲也。六呂。陰聲也。律呂之聲。交應於下。此陰陽之聲。發於樂者也。一陰一陽。謂之道。而道者。德教之所自出也。

樂音洛

禮也者。及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



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

知去聲

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

人者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為之也。節事為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言。

君子之心明睿洞達。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觀人之發動舉措。則知其人之智愚。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致謹於此。以其所關者大也。故曰蓋古有是言而記者稱之。

耳。張子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而己。禮天生。自後能惟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以樂。即推原其自。然故言反樂其所自成。嚴陵方氏曰。治定制禮。故於禮曰制。功成作樂。故於樂曰脩。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也。樂者志之所寓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孟子曰。見其禮而達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正謂是矣。君子之道觀人。故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知。以道觀器。則拙可知。言知則愚可知。蓋工有巧拙。則見於凡為彼所觀者。以吾有與也。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而况於禮樂之所示乎。所謂與人由言接人。



也。或發於言，或發於行，皆所以與人者也。○馬氏曰：禮所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所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記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成。別而言之，則禮者反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成。合而言之，樂亦反其所自生也。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道志，志者由中存者也。禮雖約人之外，未嘗不在內。記曰：禮節民心，樂雖和人之內，未嘗不在外。內合而和，民聲別而樂之情同也。觀其禮樂之得則知其治也，所謂亂者非必已亂也，其亂所謂治者非必已治也。將形皆得以知之矣。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故濂伯曰：君子之入，非器也，而器有巧拙，均是發也。而發有智愚，君子之入，非器也，而器有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親聽之內。蓋達之者，觀微以知著，察徃以知來也。

#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從去聲

## 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君出廟門迎牲，親牽以入。然必先告神而後殺，故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也。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則君親割制牲肝以祭神於室。此時君不親獻酒，惟夫人以盞齊薦獻。盞齊見前篇及薦孰之時，君又親割牲體，然亦不獻，故惟夫人薦酒也。

從去聲

##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

屬音屬

## 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一云切切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

定丁啓友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云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者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祊百彭友

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爛之時設饌在堂也祊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祊也記者又引古語云於彼乎於此乎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嚴陵方氏曰不用其敬然於大廟之事必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也尤見於此故曰大廟矣以方敬而多言其未定故曰其制也言祭亦割之矣故曰割也祭言其用也言其體也或言其體互相備也夫用人者謂凡酒也言其割牲以產為陽然對酒言之則養人者謂凡酒也言其割牲以養其陰夫對酒言之則養人者謂凡酒也言其割牲以薦其義亦若酒之已且制祭亦陰相濟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



制祭以腥而薦以齊蓋腥與齊神道故也  
人然君以故割牲以食而薦以酒蓋執朝酒人饋食  
也尸而夫用人饋之於饋而食者蓋禮於君故也  
自外至而納之全之故物得之理而曰求而未室之  
也血毛告幽固有可蓋言之道猶言也設祭于堂特  
疑其如求之固已為外乎言索祭之時也言其事也  
言正祭之時也言外為也言其也言所也言其也言  
見其也言所也言無方也言也言者見祭求之神也  
故也且神也言設也言也言也言也言也言也言也  
此而祭之非一孝也言也言也言也言也言也言也  
乎○馬氏曰祭必求之非知神之處以故曰於彼乎  
官備則具備是祭必求之非知神之處以故曰於彼乎  
薦酒皆大夫婦身親蒞之親致誠於室庭君親牽牲  
夫贊幣而從之敬矣血毛君親於室庭君親牽牲  
時也設祭於堂則祭於廟也設祭於廟則祭於外也  
之外也設祭於堂則祭於廟也設祭於廟則祭於外也

#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於此乎

於此乎  
獻酌酒以薦也祭群小祀則一獻其禮質略祭社  
稷五祀三獻其神稍尊故有文飾五獻祭四望山  
川之禮也察者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則七  
獻禮重心肅洋洋乎其如在之神也  
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祖也神質  
一獻遠故曰文三獻遠故曰質三獻遠故曰質  
漸遠是也○嚴陵方氏曰五獻其質三獻其禮  
社稷有隆殺故數寡此祭名位不禮所謂血祭  
數禮有隆殺故數寡此祭名位不禮所謂血祭  
二五祀則其禮也夫詳故言文禮則簡矣故言質  
言察先公則其道而己詳故言文禮則簡矣故言質  
故神之惡其藝故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

內音納

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

見形旬反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

肆音陔

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大饗，裕祭也。言王事者，明此章所陳非諸侯所有之事也。三牲，牛羊豕也。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籩豆所薦，品味皆四時和氣之生成。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也。示和示諸侯之親附也。一說：金性或從或革，隨人故言和也。君子於王比德，諸侯來朝，璧加於束帛之上，尊德也。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也。金在其次，以人情所同欲，故云見情也。自三牲以下，至丹漆等物，皆侯邦所供，貢並以之陳列，或備器用，與眾共財。言天下公共所有之物也。其餘無常貨，謂九州之外蠻夷之國，或各以其國所有之物來貢，亦必陳之，示其能致。







於棺皆必誠必信所以為忠之至歛之衣服葬之器具皆全備無缺莫非愛親之誠心故亦曰仁之朝聘燕享幣有常用故幣帛筐篚將其厚意義之至也此仁與義之為道皆可於行禮之際觀之故曰禮其本也嚴陵方氏曰遠而尊者主乎敬近而親於廟所以為親者主乎愛祀帝於郊所以為親者主乎敬祭則郊無非仁也為要之以敬為主爾記曰大廟之內敬矣則無非也非敬也要之以敬為主爾記曰大廟之內人死則惡之無非敬也要之以敬為主爾記曰大廟之內民不惡不倍之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為之禮使者必誠必信三月而盡心於死者三目而歛凡附於身曰忠之至也中庸曰仁者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生於仁義而曰親親之殺尊賢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其中賓客之際仁義存其中也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喪禮欲其不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至服器之死而

致生故曰仁之至賓客用幣以將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體乃在於禮故曰欲觀仁義之道

和去聲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其於五味屬土土無專氣而四時皆王故惟其味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為質所謂繪事後素也以此二者况忠信乃可學禮道猶行也道路人所共行者人無忠信則每事虛偽禮不可以虛偽



行也。大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嚴陵方氏曰：夫禮虛非忠信之德，以實之則禮之虛行，中亦無由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也。然後可以學禮。和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文其味，采所以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立於內，則文不可行於外，故曰：忠信之禮，不虛道也。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也。為言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之禮；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不學詩，無以言。然縱使誦三百篇之多，而盡言語之長，其於議禮猶槩乎？未有所聞也。一獻小禮，亦不足以行之。使能一獻，不能行大饗之禮，謂禘、祭也。能大饗矣，不能行大旅之禮，謂祀五帝也。能具知大旅之禮矣，不能行饗帝之禮也。謂祀天也。禮其可輕議乎？嚴陵方氏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雖能行也，故誦詩而旅焉，不足謂之饗。大饗者，祭先王之帝也。夫禮有大而小，故行焉，故有難焉。此愈大者，所以上愈難焉。禮之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義也。故曰：禮之母，輕議禮。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



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

跛彼義反

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

逮及也聞昧爽以前也偏任為跛倚物為倚

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

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

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于室也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之設於尸前內外相交承接故云交乎

戶也正祭之後饋尸於堂故謂之堂事此時在下  
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即階而受取是交乎階也  
質正也子路權禮之宜畧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  
善之也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  
以敬為主故也季氏之祭日徒欲其久而敬爾蓋禮  
又豈知其禮之意哉昔周人祭日意以朝及闇季氏  
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人祭日其意者及闇季氏  
謂之禮能速而敬焉雖一不合於其意者及闇季氏  
謂也強禮之意且能救一強有弊矣此孔子所以善  
則不慢強即通乎外故以言是也肅敬則不怠敬  
以心言之跛倚蓋倦怠之類也室事謂存乎中故  
室若血毛之類於室者內類外異謂有也室事謂存  
上於堂之類執事者內類外異謂有也室事謂存乎  
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